

雷峰塔倒塌以后

蔡天新

今年是雷峰塔倒塌100周年。100年前的1924年9月25日下午,西湖南岸的千年古塔雷峰塔轰然倒塌。当年11月,鲁迅先生在《语丝》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杂文《论雷峰塔的倒塌》。

近来发现,雷峰塔的倒塌还催生了一位大数学家,他便是我国概率统计事业的奠基人许宝騄。

许宝騄是杭州人,1910年9月1日出生在北京。许家是杭州名门望族。许宝騄是家中老小,上有二兄四姐,大哥许宝驹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学系,二哥许宝骅毕业于燕京大学哲学系,大姐许宝驯嫁给了俞平伯。小时候许宝騄跟着父亲辗转于北京和天津,八岁那年全家回到了杭州,因为体质较差,父亲聘请了多位家庭教师,讲授文学和历史,11岁便能用文言文创作短篇小说《花生姻缘》,英文学了一年多,还能阅读小说原著,妥妥的文科生底子。

雷峰塔倒塌那一刻,14岁的许宝騄和15岁的

二哥许宝骅正在下棋。那时杭州由毗邻的钱塘和仁和两县组成,雷峰塔属于钱塘县的地盘,那时城内既没有高大的建筑物,唯一一路公交车是从湖滨开往灵隐寺。只听见远方传来一声巨响,随后西湖南岸升起漫天粉尘,两兄弟冲出家门,跟着市民往雷峰塔方向跑去。

那时杭州百姓认为雷峰塔的砖头可以辟邪,因此是去“抢”的。那会儿许宝騄的父亲许引之和女婿俞平伯正在西湖北岸的孤山俞楼喝茶聊天,俞楼是俞平伯的曾祖父、晚清大学者俞樾执教话经精舍时的住所,由他的弟子们集资修建。说到俞平伯,那年才24岁。当雷峰塔轰然倒塌,翁婿两人不仅听见而且也看见了,他们旋即雇船前往西湖南岸,目的并非为了寻找辟邪之物,而是为抢救藏在雷峰塔砖孔里的经卷,还有石刻,塔身一倒,塔底的那些文物便全露了出来。可是,等到他们的小舟抵达南岸,市民们早

已把塔砖等哄抢一空,这让酷爱文物的许引之痛心疾首。随后几天里,许引之携带着现金,在俞平伯陪同下四处求购遗散的文物。不料因为天阴风冷,他受了风寒,一个多月后竟不治身亡,年仅49岁。

许引之的英年早逝,改变了许家的命运,尤其是改变了小儿子许宝騄未来的人生之路。许家先是迁往天津,翌年又移居北京。而俞平伯于1924年底即携眷赴京,并从此离开江南,开启了他长居北京的人生旅程,先后任教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最后落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同时,夫唱妇随,广交梨园朋友。

话说许宝騄一家初到北京时,寄居在他姐夫俞平伯家。家庭的变故和北京的教育环境,让他意识到需要拥有一个立足之本的专业。那时,他的数学尚是弱项,为了通过汇文中学的

服老

曲令敏

周末和儿子去新房子小住,一口气儿看了十一集《与凤行》,半年多没看电视了,过了一把电视瘾。儿子说,天天刷抖音、看短视频,人很快就会变得头脑僵化,还不如去看电视剧。看电视剧虽然不如看书,但总比刷抖音、看短视频要好很多。就这样一天到晚沉浸在网络里,阿尔茨海默病早晚会上你的。说着说着,症状就来了。前天坐29路车去买菜,无数次走过的街区,总共不到三千米的南北街,我却在一个十字路口迷了方向!把向北看成了向西,一路“东”去走到路断头儿。公共汽车来往往的东西大马路,到眼前变出一沟树来!原路返回,不得不假装是外地来的,拦住一位并不年轻的“老弟”问路,人家指着我跟眼中的“东西”宽街,说:“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就到公交站了,马路对面就是向西方向的车站。”沿着怪怪的宽马路走了几百米,那街道才“右转”90度,变成了南北向,街两旁的一切又都转回来了。

那天坐公交车,有个老汉老态龙钟,拉着扶手东倒西歪,有人站起来给他让座儿,身边两个人扶住,才没摔倒。老人家很不好意思地说:“我属小龙的,71岁了,老了,不中用了。”儿子下意识地伸手拉住我,让我靠在他身上,我们娘儿俩已经站过五六站了。下了车,儿子看着步履匆匆的妈妈,说:“那个老伯伯和你一样大,都已经老成那样了……”我笑道:“不是有这样的老人对比着,我觉得自己不过四五十岁,年轻得很呢。”说心里话,若不是那位老人家自报年岁,说不定我还会叫人家大叔呢!这算是哪儿跟哪儿啊!虽未龙钟,毕竟老态已现,千万不能再逞能了。



走过一座六米长的透明连廊,我仿佛置身一片深邃的大海,远离现代的炎热,走进远古的清凉。深蓝色海报上写着“巧同造化”,还有正前方满墙的屏幕上,鲁班、毕昇……古代发明家的白描身影逐一闪现,伴随着悠扬的乐声,历史的故事呼之欲出。悠悠中华,上下五千年,辉煌璀璨的发明创造数不胜数。本次由奉贤区博物馆推出的“巧同造化”——中国古代科技文物特展,从蕴藏丰富的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大海中精心撷取浪花,为观展游客了解中国古代科技文明架起了一座桥梁。展览以“天地造



烟雨楼台 (中国画) 张大卫

物”“溯古撷珍”“灿若星河”三个单元,带领现场观众穿越时空铺就的科技文明走廊,让大家在纸张的轻柔、青铜器的坚固、丝绸的华贵、瓷器的光彩流转中,感受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深邃和深厚。

在“天地造物”中,玻璃展台上几颗看似不起眼、芝麻大小、新石器时代的炭化粟向世人宣告着: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起源国之一。华夏先民通过勤劳和智慧创造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在天地人和的思想中,发展出高水平的农业科学技术。正是在我国,在距今约1.4

1965年前后,在政府的号召下,上海曾掀起过一股游泳热潮。原先向社会开放的一些公共游泳池,如虹口游泳池、上海跳水馆、新华游泳池等根本满足不了广大市民的需求,于是许多工厂、学校纷纷兴建游泳池。就吴淞地区而言,有关部门决定把吴淞大桥北端的废鱼塘改建成一个公共游泳池。记得我升初二的那年夏天,学校还带我们来义务劳动,昔日无人问津的废鱼塘,一时战旗飘飘,热火朝天。后来,这里便成了大家盛夏季节消暑的最佳场所,白天是孩子们的天堂,夜晚是大人们的休闲场所。

与此同时,上钢一厂开辟了一个很大的游泳池,上钢五厂建了两个游泳池,国棉八厂也有了自己的游泳池,东海船厂与上海钢管厂则联手建了个张华浜游泳池。后来就连吴淞中学也建造了一个游泳池。也就是说,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吴淞地区一下子新增了七个游泳池。而我和许多同学也正是在这股热潮中学会游泳的,后来居然也成了个游泳爱好者。

说到上海当年的游泳热潮,有一个

一场洪水过后,十岁的小弟坐在屋顶上迷茫地眺望远方。大人们正在收拾洪水过后的残局。小弟养的十几只鸭子全部被洪水冲走了,那时,坐在屋顶的小弟十分忧伤。小弟从小就厌恶读书,他只要一坐在课堂里就会沉睡过去,只上了两年学,就辍学了。父母亲以及我众多叔叔想尽了办法也没有让他回到课堂里去。小弟却迷恋上了养鸭子,他很成功地把几只毛茸茸的小鸭子养大后,就坚定了自己养鸭子的信心,没有想到,十多只鸭子却被一场洪水冲走了。

就在这个时候,小弟看到了鸽子,一只鸽子神奇地飞到了小弟的身旁。鸽子咕咕的叫声把小弟的心激活了。小弟伸出手捉住了温顺的鸽子。父亲对小弟说:“如果人家来找丢失的鸽子了,你要还给人家的。”小弟没有回答父亲,只是给鸽子喂食,和鸽子亲热。洪水过后,家里粮食成了问题,一家人经常饿着肚子,小弟把自己吃的稀饭剩下来,给鸽子吃。父亲看到这个情景,忧心地说:“鸽子难道比你的命重要吗?”小弟无语,父亲没有办法,只好把自己饭碗里的稀饭留下一点给小弟吃,怕小弟会饿死。过了好多天,没有人上门来找鸽子,小弟充满菜色的干瘦脸上出现了笑容,父亲给鸽子在屋檐下做了个漂亮的鸽子屋。一天早上起来,小弟发现鸽子不见了。父亲说:

里一直是他的助教,在分析和代数方面得到提升。1936年,许宝騄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统计系留学。这个系创办于1911年,是全世界最早创办的统计系。1940年,许宝騄告别英伦,返回中国。在此之前,即1937年和1938年,陈省身和华罗庚已先后回国,他们都受聘西南联大教授。那时候在西南联大,集了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数学系更是藏龙卧

场所是必须提及的,这就是上海的海滨游泳场,因其地处宝山炮台湾,所以也称宝山游泳场,规模很大。其淋浴室和更衣室都建在临江公园内,数百号人在里面淋浴更衣也不觉拥挤。出了公园后门,登上堤坝,海滨游泳场便豁然呈现眼前。这里本是一片海滩,自1965年夏季竣工开张以后,名声大噪,上海各区县的游泳爱好者便纷纷前来消暑,特别是暑假期间,各地学生都会慕名而来。那年暑假,老师带着我们都会来游泳,穿着泳裤,随着人流,踩着沙子与碎石相杂的海滩,走进海水,脚底变成泥滩的感觉,这便是浅水区了,人们或游泳,或戏水,或互相泼水嬉闹。环顾四周,到处都是男男女女的笑声、说话声、招呼声、叫喊声,每个人都笑逐颜开。阵阵海风吹来,凉爽极了!波浪起伏着,有些人挥舞双臂,劈波斩浪,划向深水区。这里的感受,是在游泳池中所没有的。

临江公园游客稀少,但自从有了游泳场,每到夏季,特别是暑期,公园里人满为患。

小弟与鸽子

李西闽

“鸽子一定是飞回主人家去了。”小弟哭了,父亲摸着小弟的头说:“孩子,别哭,等爸爸有钱了,买鸽子给你养。”

又一天早上,小弟来到了屋顶上,他看到了一群鸽子,那群鸽子中,就有飞走的那只鸽子。鸽子们围绕着他,小弟心中充满了欢乐,朴素的欢乐。有了鸽子后的小弟并没有忘记鸭子,可是那时家里根本就没有钱买鸭子。一天,父亲偷偷地捉了三只鸽子,拿到集市上去卖了,换回了十几只小鸭子。小弟伤心,就是看到那些可爱的小鸭子也没有快乐起来。他精心照料小鸭子的同时,心里想着那三只鸽子。没想到,那三只鸽子在一个色彩斑斓的黄昏飞了回来……

小弟和神秘的鸽子发生故事的时候,我正在西北当兵,1988年春节,我第一次回家探亲的时候看到了那些可爱的鸽子,还有一大群长大了的鸭子。父亲十分忧虑,担心小弟不读书没有出息。我也没有办法说服他。我只好对父亲说,只要他快乐,就随他吧,不要难为他,人怎么样也是过一生!那时家穷,我还拿十块钱一月的津贴,省下一点钱寄回家也无法改变家里的状况,小妹又得了重病,小弟养的鸭子派上了用场,是小弟把鸭子卖了救了小妹的命。奇怪的是,两年后,在我们家境变好后的一天,小弟的鸽子都飞走了,一只也不剩。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许宝騄选择回北京大学任教。1956年,北大率先成立了概率统计教研室,许宝騄任主任。许宝騄终身未婚。1970年秋天,他偶染肺炎,没过多久,溘然长逝。1980年初秋,北京大学数学系召开许宝騄先生70岁冥寿纪念会,82岁的姐夫俞平伯因病未能参加,却写下了一首联语《挽许宝騄》。1984年秋天,84岁的俞平伯依然记得60年前雷峰塔倒塌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和悲伤,写下《雷峰塔圮甲子一周》一诗:

隔湖丹翠望迢迢,六十年前梦影娇。临去秋波那一转,西关塔堞已全消。

前些日子去拜望美术评论家华振鹤老先生,在华老府上看见了一件印犀立轴,赫然映入眼帘的是六方张鲁庵刻的《耕牛图》拓片。《耕牛图》是张鲁庵篆刻创作中风格独特的一套作品,它以图形与简体字入印,曾在西泠印社举办的庆祝建国10周年大展中展出过。

2016年正逢张鲁庵诞辰115周年之际,符海贤拟钤其父符骥良(张鲁庵助理、传人)藏印,籍留鸿迹,顺便为华老钤拓了一件印屏,除收录了六方张鲁庵《耕牛图》拓片外,另有两方名家之作引人注目。一方为张鲁庵肖像印,印面洁净恬淡,边款:鲁庵同志六十造象,张寒月刻于苏州。张寒月乃吴门篆刻家,曾得吴昌硕亲授,上世纪40年代享有“金石杆”之誉。另一方为“望云草堂”(张鲁庵书斋名),鸟虫白文印,乃印坛名家方去疾早期作品,印风流畅凝重,给人以端庄静穆之美。边款:鲁庵吾兄正篆去疾,甲午七月。两方印分居左右两侧,印文钤朱,款识钤墨,正中嵌

鲁庵朱迹印赏

海青

声,传递着西周时代的浑厚回音。盛大的酒宴、辉煌的庆典、先人的智慧,在精湛的铸造技艺中带给人无限的遐想。

走过盘龙城遗址陶器碎片时,在讲解员的提示下我轻轻用手触摸了千年前的陶片席纹,用指尖的温度感受水、火、土交融的浑厚,领略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展馆内交互式的动态演绎,让我脚下的远古探访之旅变得神奇而美妙。

“鲁庵朱迹”所涉及的印家包括藏印原主人,皆为西泠老社员,印章创作时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张鲁庵作为一代印谱印章收藏大家,他的大部分藏品作品都捐给了西泠印社,与张鲁庵有关的用印,民间较为少见,物以稀为贵。从“鲁庵朱迹”中不仅可以窥见当时印坛名家的交谊,也为张鲁庵研究提供与补充了信息和资料。

十日谈

看展在上海 责编:沈琦华

采撷远古的浪花

紫薰

万年到1.8万年的湖南玉蟾岩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古栽培稻。民以食为天,有了生存之本,历史之舟扬帆起航。在“溯古撷珍”的展厅中我邂逅了西汉悬泉置麻纸、宋代汝窑天青釉瓷、西周青铜墙盘、南宋烟色镶金边纱上衣……每一件文物匠心独特、精巧绝伦。在经过“嘉器昭明”古代青铜铸造术展柜时,我的目光久久停留在一尊精致的青铜提梁卣上。别看它

身量不大,却是此次精华展中的明星展品,制作于西周,被冠以国家一级文物的尊贵头衔。直是中国古代盛酒器之一。青铜卣最早出现在商代早期,盛行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受商人尊神重鬼观念以及重酒风气的影

近期,一座精美的“猫神巴斯泰特”雕像在上海博物馆陈列着。